



## 民生关注

# 民间健身团的“变味”隐忧

本报记者 张 涛 智 慧 实习生 黎霁玥 肖俊洁

在全民健身计划的持续推动下,以“集体健身+社交娱乐”为宗旨的民间健身团体,已经成为城市公园里和广场上一道活跃的风景。身着统一定制的T恤与运动服,正是这些团队最鲜明的标识。

连日来,记者走访发现,这类团体在起步阶段,服装多由成员自发凑钱购买,不仅费用透明,人均支出也相对低廉,但随着参与人数不断增加、活动逐步走向常态化,部分团体悄然调整了费用模式,从“凑钱购衣”转向“固定收费”。除了基础的服装费,“音响设备费”“组织者补贴”等收费项目逐渐衍生,收费频率也从“一次性”变为“按月或按季度”,单人次费用更是从最初的几元攀升至数十元。

由此,一系列问题随之凸显:民间自发形成的健身团体是否具备合法收费的资质?其收费标准制定依据是什么?资金流向能否做到合理、透明?当“健身社交”的纯粹初衷与“利益分配”的现实问题正面碰撞,又该如何警惕隐性“利益链”在团体内部滋生?针对这些群众的关切,记者展开深入走访调查。

## 现象

## 民间健身团“变味”引质疑

2023年夏天的一个傍晚,银川市市民金女士在海宝公园散步时,被一支健身操团体吸引——“健身操难度不大,音乐激昂有节奏,跳完出一身汗,感觉很舒服。”随后,她加入团体微信群,成了常客。

入群一个月后,领队提出“为队伍整齐,需购买统一运动衣,20元一件”。为融入群体,金女士爽快下单。但渐渐地,她察觉团体“变味了”,最明显的感受是领队频繁提出购买统一服装,从夏季短袖到春秋款接连推出,今年仅夏季服装就有多种颜色,“不穿统一服装,就感觉和团体格格不入”。

让金女士最为不满的是今年6月的收费要求。休息间隙,有人拿着笔记本告知她,“现在跟着跳操要交费,一天2元、包月20元”。“一开始说买衣服是自愿的,后来成了不买不跳,现在又要固定收费,钱不多,但心里特别不舒服”,最终金女士选择退出。

金女士的经历并非个例。市民刘女士回忆,自己参加的广场舞团队成立初期,“大家你一百我五十地凑钱买衣服,一套不过几十元,自愿分

摊,账目公开”,可随着参与人数增多、活动趋于常态化,收费悄然“升级”:除服装费外,“音响设备费”“组织者补贴”等名目接连出现,收费频率从“一次性”变成“按月、按季度”,金额也从几元涨到了几十元。

67岁的太极拳爱好者周女士每月要向团体组织者交10元“音响充电使用费”,但她偶然得知“很多公园免费给健身团体提供电源”,这让她对收费合理性打上了问号。

采访中,更多市民反映遭遇过强制收费或捆绑消费。“说是自愿参加,可不买指定品牌的运动装备就不能参加团体比赛、表演,甚至不让跟着一起活动。”市民王女士的语气里满是无奈。

对于这些“跳舞费”“服装费”,市民最大的质疑集中在合法性与透明度上——收费时没有任何收据,“根本不知道钱最后进了谁的口袋”。对此,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领队解释,收取的费用“主要用于买音响、充电、录歌、学新内容”,且“缴费都是自愿原则”,但这样的说法并未完全打消市民的疑虑。

## 问题

## 无资质民间健身团或潜藏风险

围绕民间健身团体的收费行为,健身团体成员对收费的态度普遍矛盾:一方面认可健身团体带来的健身乐趣与效果,愿意承担合理费用;另一方面又对过多、过乱的收费感到不满与不安。“如果费用合理,用得透明,我们也不是不愿意交。但很多时候都不知道钱花到哪里去了,心里不踏实。”市民孙先生的话道出了一些市民的心声。

这一矛盾同样延伸到管理层面。海宝公园内活跃着十几支民间自发组织的健身团体,公园管理所负责人表示,今年多次接到市民关于团体乱收费的投诉,但公园职责仅限于日常管理与维护,“只要团体活动不影响公共秩序、不破坏设施、不制造噪声扰民,我们既没有执法权监管收费行为,也不便过多干预”。

银川市金凤区人大代表赵凤艳指出,民间健身团体虽承载着居民对健康生活的向往,是社区活力的重要体现,但其中潜藏的安全隐患与利益乱象同样需要高度警惕。

从安全隐患来看,部分“自发成团”的健身团队缺乏系统的安全管理意识,如有的健步走队伍为追求“气势”,选择在车流量大的马路边行进,队员并排行走且听着音乐,对身后车辆毫无察觉,交通安全风险高;部分广场舞团队习惯在狭窄的楼道口或消防通道旁排练,既占用公共空间又堵塞应急通道,给消防安全

埋下隐患。更关键的是,不少团队没有专业指导,成员仅靠模仿“老队员”的动作健身,错误姿势极易导致膝盖损伤、腰部扭伤。这些看似微小的隐患,若不及时干预,很可能酿成人身安全事故。

除了安全问题,部分团体借“全民健身”的公益之名行谋私利之实:以“请专业教练”“统一买保险”为借口,向成员收取“入队费”,将最初的公益初心异化为少数人牟利的工具。

为何这些问题始终难以管控?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相关部门负责人给出答案:公园里、广场上的民间健身团体,多由个人或小群体发起,既无正规资质,也未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更无独立法人资格,完全处于监管盲区。

监管空白直接导致三大风险隐患:一是财务风险,市民向这类团体缴纳活动费后,资金安全缺乏保障。一旦团体负责人卷款失联,市民难以通过法律途径维权,最终可能面临经济损失;二是安全与追责风险,团体缺乏规范管理,组织健身活动、培训时,无法保障活动的安全性专业性,易因指导不当导致参与者运动损伤,且后续追责难度极大;三是宣传与信任风险,部分健身团体打着“公益健身”的幌子,实际开展营利性活动或进行虚假宣传,误导市民参与,既损害市民权益,也破坏了健身团体的整体信任度。



(手绘:张佳琦)

针对当前部分民间健身团体的乱象与安全隐患,行业协会负责人、基层工作者及法律专业人士从不同维度提出建议,为规范发展提供方向。

自治区健步走运动协会会长马淑红认为,推动民间健身团体规范化,需牢牢把握三大核心要点:

**专业指导是底线。**健身动作不规范是引发膝盖损伤、腰部扭伤等问题的主因,必须通过专业指导来规避风险。以健步走运动协会实践为例,所有指导员需前往健步走动作发源地参加培训,或参与专门的指导员课程,系统学习“骏马科学健步走”72套规范动作及基础知识,从直臂角度到脚落地方式均有严格标准;日常活动也遵循“热身—健步—放松”流程,坚决避免“健身变伤身”。

**安全兜底是保障。**民间健身团体参与者普遍担忧意外发生后责任不清、处置无据,因此需做好三重防护:与经常参与健身活动的成员签订《安全责任书》和《免责声明书》,提前与成员及家属确认健康状况,对患有严重心脏病、腿部不便的人群,建议先调理身体再考虑参与;每支队伍配备急救包、丹参滴丸、藿香正气水等应急物资;开展活动前向社区、派出所报备,“多一道手续,就能多一份安全兜底”。

**透明管理是关键。**团队管理需坚守“全民健身”的公益初心,队长选拔以“有正能量、有爱心”为核心标准;资金与账目分开管理,有专人负责,爱心人士捐赠全程公开,杜绝乱收费;坚决不通过收取会费、推销服装等方式牟利。“健身团队的根在公益,只有远离商业逐利,才能真正帮大家实现健康目标。”马淑红说。

赵凤艳提出,解决民间健身团体的问题,不能依赖简单禁止或粗暴管理,需立足群众需求,保持健身热情。针对安全隐患,街道、社区应联合体育、城管等部门主动作为,为团体协调公园、体育馆等安全活动场地,定期组织医生、专业教练开展安全培训,免费发放简易急救包。针对乱收费现象,制定《费用管理公约》,明确收费项目必须公示、收支明细定期公开。同时组建居民监督小组,确保每一笔钱都“花在明处”。“最终目标是通过多方合力,把服务做到位,把规范建起来,让健身团体成为社区的‘健康风景线’,既让居民在健身中收获快乐,也让基层治理更具烟火气与凝聚力。”赵凤艳说。

北京大成(银川)律师事务所律师丁铮从法律层面分析,民间健身团体因形式松散、规模不一,相关法律问题需结合具体场景界定。

明确“代理”与“营利”的界限。若组织者收取的费用全部用于团体活动,如代购服装、采购活动必需品,且参与者来去自由、遵循自愿平等原则,结余款项无挪用或侵占情况,组织者本质是“代理人”角色,法律层面无可厚非。

若组织者以营利为目的,扣除团体活动必要支出后,将剩余款项作为个人收益,则涉及个人经营行为,组织者需先在相关部门注册登记,取得经营资格,且需在参与者加入前明确告知收费性质与用途,充分保障知情权,避免因认知差异引发法律纠纷。

需警惕“预交千元,跟团暴走达标可全额退款或获额外奖励”等大规模集资形式,此类操作可能触碰法律红线,具体需结合团体实际情况判断。

兼顾“个体权益”与“社会公共安全”。根据民法典规定,参与者自愿加入团体,因其他参与者行为受损(对方无故意或重大过失),不得要求对方承担侵权责任;但活动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致他人损害的,需承担相应责任,且团体规模越大,法律风险越高,除成员间权益损害外,成员与第三人的侵权责任也需重点关注。虽《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2007年施行)明确“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承办者负责、政府监管”原则,但该条例针对“法人或组织举办、每场次预计1000人以上”的活动,与民间健身团体日常活动存在差异。目前,针对民间健身团体活动的立法规制仍需进一步调查研究。

## 专家

## 规范管理迫在眉睫

## 互动方式

18909599990  
18909599991

nrxdbzlx@163.com



扫码进入宁夏日报读者来信微信公众号

## 这事儿帮您问了

### 医疗器械未按规定储存有哪些危害

银川市市民李女士询问:我发现有医疗美容机构将需要在2℃—10℃冷藏的器械存放在16℃的环境中,这种未按规定条件储存医疗器械的行为是否会影响器械使用效果?有哪些危害?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金凤区分局黄河东路市场监管所答复:未按规定储存医疗器械的行为可能危及健康安全。医疗器械对温湿度要求严格,一旦脱离规定条件,其分子结构或生物活性可能发生改变,轻则导致产品失效,重则引发感染、炎症、过敏等不良反应。监管部门要求,医美机构必须严格落实进货查验、冷链运输与储存记录、设备定期校验等制度,不得因“小疏忽”酿成“大风险”。

消费者在接受注射、激光等医美项目时,可主动查看产品包装是否标注“冷藏”等储存要求,并核对实际储存条件。如发现异常,可拨打12315举报。

(跑腿记者 智慧)

### 公交708路能否增加“B1金波街站”

银川市市民刘女士询问:从永宁县闽宁镇开往银川火车站西广场的公交708线路中,能否增加“B1金波街站”。

银川市公交公司答复:公交708路由银川火车站西广场发往闽宁镇商贸中心,受沿线道路站点布局限制,在怀远路金波街至兴洲街路段暂未设置公交停靠站点。经实地勘察发现,“B1金波街站”距离前方红绿灯路口仅230余米,若公交708路在此站停靠,车辆完成上下客后需立即横穿三条车道执行左转操作,易与后方直行车辆形成交叉干扰,短距离内连续变道也容易引发刮蹭、拥堵等交通安全隐患。公交公司将定期跟踪怀远路金波街至兴洲街路段交通流量、道路标线及信号灯配时变化,随时评估708路停靠“B1金波街站”的可行性,为市民提供便捷的乘车方式。

(跑腿记者 张涛)

### 保险期满再次治疗,还能继续理赔吗

石嘴山市民刘先生询问:公司为员工投保了团体意外保险,员工团建时意外骨折住院,保险公司已赔偿。一年半后取钢板再次住院,保险公司以“已过保险期”为由拒赔,是否合理?

宁夏大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常勇答复:视情况而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规定,订立保险合同时,保险人需对免除责任条款作出足以引起注意的提示,并以书面或口头形式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刘先生首次住院在保险期间内,二次手术是取钢板的后续治疗,属于同一意外事故的必要延续,而非新的保险事故,且必须在身体恢复到一定程度后才能实施,因此要求继续理赔具有合理性。若保险合同中约定“住院治疗自保险期满之日起至出院之日止,最长以90日为限”,这属于限制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如果保险公司无法证明已就该条款向投保人进行了明确提示和说明,该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保险公司仍应承担赔偿责任。

(跑腿记者 马忠)

### 公司企图用劳务合同代替劳动合同,咋维权

石嘴山市民赵女士询问:在公司工作一年多,公司仅与我签订一份劳务合同,在此期间,我根据公司不定期、不定时的电话通知提供劳务。直到2025年初,才正式到公司办公地点上班。现在公司找借口要辞退我,我想主张公司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以及违法辞退的经济赔偿金,可以吗?

宁夏大远律师事务所律师马艳答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工资。尽管公司主张与赵女士签订劳务合同等同于劳动合同,但从实际履行内容看,是按劳务合同内容并非按照劳动合同内容履行,所以,该劳务合同的签订并不能代替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解除与赵女士的劳动关系,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规定的“用人单位可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定情形”,且无证据证明赵女士存在“不能胜任工作任务”的情况,则公司的辞退行为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因此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跑腿记者 马忠)

## 图说百象



### 人行道沦为“垃圾场”

近日,记者在银川市金凤区宜居巷看到,一家废旧物资回收店就开在居民楼下,成堆的塑料瓶、纸壳、废弃铝制品等堆在人行道上。露天堆放的垃圾,既影响了城市环境卫生,产生异味也让楼上居民苦不堪言。

(本报记者 杨超 摄)



## 新闻热线

## “金包银”饰品持续走俏 有关部门提醒:购买“黄金平替”需防“陷阱”

本报记者 陶 涛

“我购买的‘金包银’首饰,仅戴了两周就掉色了。”近日,银川市消费者李女士拨打宁夏日报新闻热线18909599990反映,她联系商家要求退货,但遭到商家拒绝。“遇到这种情况,我该如何维权?”

“外观和足金几乎一模一样,‘金包银’首饰价格低、性价比高。”看到商家对“金包银”首饰的宣传,李女士心动了,便花费850元购买了“金包银”材质的首饰。但令她没想到的是,仅戴了两周,首饰就出现了褪色问题。为此,记者对接了自治区市场监管管理局。

“‘金包银’是商家通俗叫法,实际多为银质基底电镀或机械包裹的薄金层,含金量极低。使用电镀工艺的金层仅几微米,易磨损氧化,半年至一年内可能褪色;虽然机械包裹工艺的金层较厚、更耐用,但成本高且回收渠道少。”自治区市场监管管理局投诉举报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经沟通,针对李女士的情况,经营者同意扣除折旧费后为其退货退款。

随着黄金价格的上涨,“金包银”首饰

因外观与足金相似、价格仅为足金的十分之一,成为不少消费者的“平替”选择。然而,这类产品质量参差不齐,虚假宣传、回收难等问题频发。今年以来,全区12315平台已受理18起相关投诉。

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提醒消费者,在购买此类饰品时,须警惕三类风险。首先是宣传“陷阱”,部分商家将“镀金”产品标为“足金包银”或“金包银”,实际金层不足0.5微米。其次是质量隐患,镀层易脱落,成分不达标、证书信息不实等问题时有发生。最后是售后困境,电镀产品几乎无回收价值,维修责任常被推诿,手工费占比高。

消费者在选购“金包银”饰品时要理性消费,如果作为装饰品可考虑,有保值需求建议选足金;机械包金更耐用,但需核实商家资质。消费者在购买此类饰品时,要注意查看标签,标签上应明确标注“镀金银”或“金包银”。使用中应避免接触化学品,出现问题及时拍照取证,先与商家协商,协商不成可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投诉。

## 以案说法

## 男子“玩转”转账记录虚假讨债 涉虚假诉讼罪获刑

本报记者 杨 超

近日,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办理一起虚假诉讼案件,犯罪嫌疑人侯某因故意捏造债务关系、骗取法院判决,最终以虚假诉讼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

2014年,侯某因资金需求,分两次向姜某借款共计3万元。姜某以现金方式交付钱款,双方签订了借款协议,约定了利息计算方式、借款期限及本息偿还细则等。

2015年11月16日,侯某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向姜某转账3.88万元,一次性结清两笔借款的全部本息。为避免后续纠纷,侯某还在当初的借款协议上特意备注了“本息已结清,以上协议作废”。本以为这笔债务就此画上了句号,没想到7年后,侯某竟动起了“歪心思”。

2022年10月,侯某翻出当年3.88万元的转账记录,故意隐瞒该款项的“偿还欠款”的真实用途,而是虚构“姜某向其借款3.88万元未还”的事实,拿着转账记录作为“关键证据”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姜某偿还该笔根本不存在的“债务”。

一审法院在未查明事实全貌的情况

下支持了侯某的诉讼请求,判令姜某支付3.88万元。姜某不服,上诉至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并提交了当年侯某备注“本息已结清”的借款协议,作为反驳的关键证据。二审法院经审理,结合借款协议备注内容与双方陈述,查清了转账记录的真实背景,最终撤销一审判决,驳回了侯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洗清“冤屈”后,姜某随即向公安机关报案,追究侯某的法律责任。

惠农区人民检察院承办检察官审查后认为,侯某的行为涉嫌虚假诉讼罪,遂依法监督公安机关立案,并引导侦查机关补充完善证据链,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才有了开头的判决结果。承办检察官对该案进一步解释,虚假诉讼并非“简单的撒谎”,而是指案件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等,出于非法动机和目的,利用法律所赋予的诉讼权利,单独或者与他人恶意串通,采取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等手段,捏造民事案件基本事实,虚构民事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此类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